

王爷要休妃

墨舞碧歌·著

WANGYE
YAO XIUFEI

非我倾城
FEIWO
QINGCHENG

[中]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
你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人。
这天下的东西对你来说很简单，
想要的夺取，不爱的摧毁——



[中]
FEIWO
QINGCHENG

非我倾城

墨舞碧歌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三十九章

霖铃帐帷涩知恨 君主密林惊悉谋

“香儿，你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，怎有声音传来？”

郎霖铃狠狠地将被褥一掀，坐起身来。

她旁边另有一张小榻，今晚睿王没有过来睡，由香儿侍夜。

小榻上，香儿听到主子语气不悦，心里一惊，回了声“是”，连忙下榻穿鞋。

帐帘突然被掀开，她一怒，骂道：“是谁吃了熊心豹胆，未经通传便进来！可知这是谁家的营帐，睿王元妃娘娘……”

她声音未毕，已被郎霖铃急急打断，“闭嘴！”

一愣看去，才猝然发现，进来的是睿王和方明。

她一惊之下，连滚带爬地下跪认错，却见郎霖铃已迎了过去，微微嗔道：“爷怎么过来了？她受了伤，皇上又是看在眼里的，你不在那边相陪一下吗？”

郎霖铃说着，方明给她见礼，她略有些急促地颌首回了，实则心里早已沉了下去。

睿王一直没有出声，从进来开始，眼梢自始至终挂着一股阴戾。

这时，他看她走过来，伸手将她搂住，携她到榻上坐下，却依旧没有出声。她心里越发不安，这个样子的睿王，她从没见过，他素来待她都是温存备至的。

她正想着，帐帘突然被再次掀开。

这次进来的是景平和碧水。

帐里本燃着淡淡的灯火，香儿为睿王所慑，还愣愣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，方明却早捻亮了火光，这便映得碧水脸色愈加苍白。

郎霖铃心头突突一跳。

这感觉就像篝火宴上睿王问起翘楚两个丫头时的不安。

那其实本在她预料之中。阻止碧水送被炉，并不让其通知俩丫头到翘楚帐里侍候，原意就是与翘楚作对，一是打压碧水锐气，好让这个面上对她恭敬、暗地里却有异心的丫头再不敢倚仗自己是睿王第一个女人而自傲；二也是为一探自己在睿王心里的地位。

然而，睿王当时的神色，让她一惊，突然改了口，说只是临时将两个婢子遣去熬汤。

狩猎赛第一局里翘楚虽骄纵，但睿王在第三局仍带她进猎区，后她又截下翘容的箭，保住雪银为睿王府所有，睿王为此不惜和太子硬碰上，并断树以诚翘容。联想起初到围场那晚，那二人车厢里的纠缠，睿王剥落的铁面，她心里突然便生了丝不确定，怕睿王对翘楚有了欢喜之意。

及至睿王携翘楚及睿王府众人离开，翘楚的话才让她稍宽了心。翘楚说，睿王心里只有郎妃。

然而，回帐之后，碧水却深夜来报，说睿王有事出去，差其拣拾炉被细软并通知翘楚的丫头到翘楚帐里侍候，于是才有了后来打压试探种种。

现在，睿王过来，又让景平将碧水也带来了过来，是要计算前事，兴师问罪吗？他果对翘楚动了感情？

翘楚这女子，当初让人感觉甚是聪慧，看去却是个执著倔犟的人，难成大事，且哪有半分才艺练达的模样。今夜一显技艺，她也吃了一惊，这北地女子竟是如此城府，便连她也看走了眼。

乐器她虽不及，但若真要比拼技艺文才，她便当真不如翘楚了？

不，她相信自己的能力。

论才，她绝不输翘楚。何况，她背后还有郎家，更有自十六岁起和睿王相识的知心，睿王怎会舍她而择翘楚？

她心思玲珑多窍，这时细细计量起来，饶是素来镇定，竟也微乱了方寸。

但她却也绝不看前方微微颤抖着的碧水不断向她递来的眼光，看了，不啻承认所有。她等看睿王怎么说。

正暗自想着，手上突然一暖，却是睿王翻开了她的手掌，男人的声音带责传来，“怎这般冰冷？”

她这才惊觉自己已是一手冷汗，听他语气如常，她心里越发急躁，终于忍不住佯笑道：“便是这夜里有些冷了，小事罢了，爷不必挂心。倒是爷突然携景平和碧水过来，不知……”

“你主子不适，加被添衣这些小事你难道不会做吗？”睿王却倏然打断了她，剪手



站起，冷冷看向香儿，“还是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面的奴才恶了，这下面的便也有模有样地照学着？敢情我这睿王府的奴才都反了！”

“奴才不敢。”

一时，除去郎霖铃，所有人都跪到地上。

香儿以为睿王有意借机怪罪她方才的不敬，吓得簌簌发抖，嘴里说着“请爷恕罪”，眼角却求救似的看着郎霖铃。她打进睿王府以来，睿王对郎霖铃极好，连带也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，她也自觉比其他奴才身份高上一筹，倒可以媲美上碧水这大丫鬟了。

想起昨日他断树之势，又见着眼前景象，方知这位爷若要打责，只怕极重，单是一句训斥，已叫人不寒而栗。

郎霖铃却没有回看她，更没有任何示意，微微垂着眸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她眼尖，却见主子身子似有还无的一颤。

她没想到归没想到，碧水却听出睿王话里弦外之音，浑身颤抖，双眸含着恐慌看着睿王，颤声道：“爷，翹主子的事，并非碧水主意，是……郎妃娘娘的吩咐。爷恕罪，奴婢自小便跟在爷身边，爷当知奴婢绝不敢违背爷任何嘱咐，只是这次……”

睿王眸光一敛，淡淡道：“翹主子的事？噢，翹妃那边，还有什么事是本王不知道的吗？”

碧水这时哪顾得其他，只连连叩头道：“奴婢原是打算按爷的吩咐，将炉被和丫头送过去，是郎妃娘娘说，不必差人过去……”

蠢货！郎霖铃暗暗咬牙，睿王还没问，你碧水倒是不打自招，全招了！她也不说话，立刻从榻上站起，跪到睿王膝下。

事已至此，她还不屑去反驳碧水，免得被这小蹄子小瞧了呢，再说，睿王是什么人，也不会信碧水的！最重要的是，她想看看睿王会怎样处置她。

也罢，这次，既然还是避不过，她便拼上一赌。好个翹楚，暗箭伤人！

她咬紧牙，肩膀突然一重，她随即被扶起，她心下一凛，蹙眉看向睿王，睿王却很快地放开她，在她患得患失之际，只听到睿抚掌笑道：“很好，原来还有这许多事情是本王所不知道的。碧水，莫要将罪名扣到郎妃身上去，她是本王的什么人，犯得着做这些吗？”

碧水一震，猛地抬起头来，惊骇地盯着前方的男人。男人眸光犀利，一字一字道：“她最懂本王，她知道，翹楚对本王来说有着怎样的利益价值。翹楚是本王的东西，本王平生最不能忍受的便是别人没有得到我的允许，便私自去动我的东西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！碧水，念在你跟了我十多年的分上，你去向铁叔领刑，这次我饶你死罪，若还有一次，你便自裁吧，懂了吗？”

“小姐，看爷多护着你，那碧水倒成了替罪羊。只是，那八爷也真是，奴婢也被他吓得够戗。”看着睿王将郎霖铃带回榻上，说了几句体己话才离开，碧水脸色惨白地随方明和景平离去，香儿慌魂甫回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奔到郎霖铃榻下，心有余悸道。她说着突地想起睿王方才的阴沉狠厉，猛然住了嘴，不敢再说。

脸上却遽然一麻，她不可置信地瞪着床上冷冷扬起巴掌的郎霖铃，喃喃道：“小姐……”

郎霖铃秀美的脸上一片冷冽，欣喜、茫然和狠厉在眼中一并而过，神色复杂至极。

看她盯着她，郎霖铃冷笑道：“你懂什么，他的话你根本不懂！”

她冷冷笑着，又慢慢垂下眼眸，低声道，“嗯，其实我也不懂。他是爱我的，否则他大可责罚我。我爱他，再者，明里郎家助他，暗里郎家倚仗他，他无须顾忌什么。他没有责我一句，足以说明他爱着我。可是他不允许任何人碰翹楚，我方才仔细观察过他，他在维护她，这份维护的分量不轻，太不轻了……他到底爱不爱翹楚，我看不清，真的看不清。”

香儿什么时候见过郎霖铃这种失却冷静的样子。她脸上吃了一个耳光，痛痛麻麻的，但她到底自小便跟在郎霖铃身边，并不记恨，反愈加憎恨翹楚，咬牙道：“小姐，你一定不能放过翹楚，这女人是个祸患。”

郎霖铃瞥了香儿一眼，眸光微凝。如今要动翹楚，难了。

她这草包丫头倒是说对了一句话：翹楚，不能放过。否则，终有一天，这个女人会是她母仪天下的绊脚石！

她等，等一个机会，一定会有的！

翹楚营帐。

虽并不情愿发现，但翹楚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蜷在睿王的怀里，他倚在榻上看着书，看她醒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头，道：“很快便有吃的。”

翹楚动了动眼皮，去适应帐内明亮的光线，看样子已是翌日中午，她扯了扯嘴角，“我还没饿到这种程度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

“我说过在这里陪你。”

睿王的语气微重，随即将书重重放下。

伸手去撩她头上的布纱，她想躲开，顺便出言打发他走。门外有禁军通传道：“八爷，碧水姑娘到。”

翹楚并不想见碧水，又想她既求见，必定有事找这个男人，她没有权利阻拦。

睿王果然朝外说了声放行，她遂道：“我再睡一会儿。”

睿王眸光似乎微微扬着，不经意地摸着她的头，轻轻哼应了声。

她想滚回里面睡觉，身子却被那人禁锢在怀里。



她心里微微一沉，目光所及时，帐帘已被掀开，她不好再说什么，遂闭上眼睛。

“爷，这是翹主子的食物。”

听到食篮搁到桌案的声音，她随即被人有些强硬地扶起来，“翹楚，吃了再睡吧。”

她咬了咬牙，睁开眼。睿王一手又已拿起书，目光投落在书页上，极为专注，他另一手却搂着她，手势随意，五指似乎只是绕过她的腰肢、徐徐轻拢在她的肚腹上，她却半点动弹不得。

碧水在案头拾掇着碗盅，看她起来，立即侧过身来，朝她弯腰一福。

翹楚颌首回了，心里却微微一怔，这人的大丫鬟专程过来侍候她吃喝？突然，她目光一顿，落在碧水的手上，呼吸一紧。

这时，碧水盛好汤，递了过来。

她正接过碗，睿王突然将书一卷，随手搁在榻上，从怀里拿出一个锦囊，扔到案上，淡声吩咐道：“这里不必你侍候了，出去吧。”

碧水飞快拿过锦囊放进怀里，朝二人施了一礼，轻声道：“翹主子保重。爷，奴婢先行告退。”

翹楚知道锦囊里的信息必定非同小可，她握着碗，碗热烫手，看碧水走到帐口，终究忍不住开口道：“碧水姑娘，请留一留步。”

“慢着。”

与此同时，睿王也出声制止。

碧水大讶，慌忙返身，却见睿王盯着翹楚，似笑非笑，“怎么，你唤住本王的婢女所为何事？”

翹楚既出得声，便不打算避讳，凝视着碧水，轻声道：“手，注意了。”

碧水微微一震，随即朝她盈盈一拜，又看向睿王，睿王眸光一敛，“如今无事了，出去吧。”

碧水颌首，这才掀帐而出。

翹楚心里疑虑，她不想多事，略一思索，终于还是问了出来，“你不是有事吩咐她吗？”

“你既说了，我还有必要累赘吗？”睿王淡淡反问，语气阑珊慵懒。他说着，突然伸手略有些狠戾地扣住她的下颌，“这地方细微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翹楚忍着将手上热汤扣到他身上的冲动。这样做的后果是，她自己也必定遭殃。她咬牙道：“狩猎前夜，因缘巧合，我记起你老子到访睿王府那天的某件事来，今日一见，便想起来了。倒是一直忘了谢你为让我顺利成为你侧妃所做过的事情。”

睿王眉峰一划，放手改为握住她微微颤抖的手腕，沉声道：“汤凉了，喝了再说。”

翹楚冷笑，她肚子确实也饿了，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，正要將湯喝下去，門外傳來護衛恭敬卻又瑟縮遲疑的聲音，“八爺，九爺求見。”

若不是睿王緊握着她的手，她手裏的热湯已經洒了出來。

翹楚一驚，果見他的眸光微微暗了，唇角浮起絲冷笑。他也不說話，雙眸緊盯着她。

她絕不會讓他傷害夏王！將湯碗放回案上，她低聲道：“跟我過來。”

她說着忍着身上酸痛，下床穿鞋，腰上突然一緊，已被人攔腰抱起，低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“哪里去？”

她伸手指了指帳口。

睿王沉默着將她抱近門口，想起那個一身驕傲的男人，她心里苦笑，嘴上却道：“爺，你能出去見一見九爺嗎？我還想休息一下，不便見客。”

“噢，本王還以為翹妃和九弟交情甚篤，九弟來訪正好。”睿王將她放下，讓她靠在自己胸前。雖是淡淡說着，眸光却炯炯深邃，計算思量。

“怨翹楚不愛爺這玩笑。你知我素不喜他，他性子驕奢，只是，有些事宜他畢竟有些用處，你便出去應他一應，可好？”

她心中涩疼，嘴上却說得越發順溜了，到最後一句甚至帶上些許嗔意。睿王深深盯了她一眼，驀然掀帳快步而出。

待他走出，她腿腳一軟，顫抖着倚到榻邊。只听外面有聲音傳來，“八哥，小九惦念八嫂傷勢，我便帶他過來探看一下。”

“九弟有心了，只是翹楚尚在歇睡，不便見客。况且她身子已大好，九弟可囑告小九寬心，現下父皇那邊獵事正酣，九弟還是快些回去才好。”

随着睿王的聲音淡淡響起，將先前那道緊繃、暗啞的聲音覆住，翹楚緊緊咬住唇瓣——那怎麼會是上官惊鴻的聲音，那隱隱帶着請求的低聲下氣。

她心里一疼，忽听一道娇嫩的声音嚷道：“九哥，九哥，咱们方才明明听到八嫂的声音，八哥为何说她还在睡？”

“小九，闭嘴！八哥，我先带小九回去，这里有些补品，是我母妃的一点心意，烦请八哥代交八嫂……”

方才有意和上官惊鸿说的话，上官惊鸿听到了吧？也必定恼了她吧？翹楚苦笑，再也按捺不住，轻轻蹑足走到帳邊，悄悄將帳帘打開了一道小隙，只見數十米外，十數禁軍肅立而站，其中，另有一大一小兩道身影，小身影攀着高大身影的袍擺，垂頭喪氣地走着，那高大挺拔的男子脊背挺得直直的。背後，睿王一手負在身後，一手拿着一個食籃。

她尚未觸上他的視線，已感覺到強烈的寒冽氣息從上官惊鴻的铁面下汨汨涌出。

手中帳帘迅速跌落，她呼吸一窒，竟不敢再窺探他的神色。



上官惊鸿进来的时候，她正坐在床边缓缓啜着汤。

男人没有出声，径自将手中食篮放到案上，掠了她一眼，眸光也是不动声色的，却淬厉得像一把最锋锐的刀，隔着水汤那层薄薄的烟雾，他在看她！她所有的神经紧绷到快要断裂开，才佯装轻快，微微摇晃着脚丫，将汤喝完。

突然，她发顶一重，她咬紧牙，发顶被男人的大手重重抚着，他声音极轻，“味道怎么样？你多喝一些，这些喝完了，我让他们再给你熬……”

眼梢轻轻掠过案上的新食篮，她心里苦笑着，面上淡淡道：“我想再歇一下，起来再喝吧。你有事就去吧，让四大和美人过来侍候就好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轻哼了一句，又问：“好喝吗？”

她一怔，这问题很重要吗，他竟问了两遍。说实在的，她觉得，这汤甚至比不上昨天傍晚那顿油腻腥冷的野味。

她只是笑着回道：“很好喝。”

“翘楚，我出去一下，晚上回来。”

发顶又被重重抚了一下，他的声音带着一点隐隐的笑意，更多的却是冷峻。

上官惊鸿出去了。

这个男人去了哪里，翘楚不知道，她只知道必定和狩猎无关，只怕和方才的“碧水”有关，和车驾图有关，和明天有关。

她更不明白，他离开前到底在笑什么，她只知道他的声音其实并不轻松。

她松松搭着被子，倚在床头，凝了新食篮一眼，便没有再看。

这食篮是她必定不会打开、也不能打开的。

多看无益。

目光辗转到地上，突然发现榻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只炉子。

她有些发怔，帐外突然传来四大和美人的声音。

沐浴，更衣……待所有事情做完，两个丫头坐在榻边陪伴她。

伴着她的，还有她腹下那团白绒绒的东西——睡得迷迷糊糊的元宝。美人说，是景清按睿王的嘱咐送过来给她的，任她处置。

她凝神看向臂上擦得通红的皮肤。

她洗擦了很久，总算将那个人在她身上遗下的气味和痕迹冲洗干净，哪怕根本不可能真正干净，她还是安稳了一点。

她抑住自己，不准自己再多想昨晚的噩梦，开始考虑两件事情。

其一，是曾经和那个男人商讨过的事。

回程的时候，假的车驾图上，太子到底将谁的车驾改成自己的？到底是那个男人还是皇帝？那个疯子到底怎样想？

那种诡谲难言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。

其二，却是彻底逃离的计划。

她没有跟四大、美人说起昨晚的事，但二人从她身上青青紫紫的痕迹和她的额头，似乎都猜出了一些端倪。两个丫头愤怒至极，但见她沉静思考着，又不敢打扰她，只坐在一旁陪着她。

她需要这种安静的陪伴。有时候，人不需要安慰，只需要这样的陪伴，用以证明，你不是一个人。

于是，三人一狐就维持着这种古怪的安静，直至睿王挟着一身急遽领着景平掀帐而进，一把将她从榻上拽起，用黑氅裹了，神色严峻，沉声道：“什么都别问，跟我来。”

出了帐，翹楚才发现夜色已经很深了，星斗一天。

睿王抱着她边走边说，你也闷在帐里多时了，便权当出来透透气，那个地方……你会喜欢的。

翹楚心中惊疑，但他既交代在先，她也没有多问。营帐前有禁军，她脸上淡淡笑着，当做回应，外头，不管有心还是无意，随时随地都有眼睛在看，她当尽力扮演好睿王妃的角色。

她没有说话，倒是尾随在后的景平笑道：“爷是要带翹主子到温泉去吧。”

睿王一声淡哼，景平似蓦地恍起什么，低低“哎”了一声，“奴才该死，爷一番心思，倒是叫奴才口疏折煞了。”

四大和美人有些了然地对望了一眼，翹楚背脊激灵微过，却愈发疑虑，他到底要带她到哪里去？

景平不是冒失的人，绝对不是。若睿王有心给她惊喜，方才的话绝不会从景平口里出来！

在夜风微露湛凉中，禁军恭敬迎送中，终于，她一声未出，满腹疑思随睿王走进林地……

庄妃营帐。

榻上，一身明黄的男人斜斜靠着，听怀中女子说话。

这一双男女自是皇帝与庄妃无疑。

庄妃低声笑道：“皇上，若暂无其他吩咐，便让莫公公出去歇一歇，如何？”

前两晚皇帝分别歇在郎后和郾妃的营帐，今晚便歇在庄妃营帐。

皇帝眯眸睇了她一眼，随即挥了挥手。

莫存丰是知时识机之人，立刻领着几名内侍婢女退了出去。



皇帝一笑，看向庄妃，“敏儿，说吧。”

“还是皇上最知臣妾心事。”

庄妃回以一笑，灯火下，腮红肤白，媚眼如丝。饶是皇帝近年来身体欠和，已甚少有房事之需，心里也不禁微微一动，佯怒道：“你这妖媚儿，除朕以外，倒是还想谁知晓你的心事？”

庄妃一怔，眼中波光流转，轻哼道：“皇上这话是要将臣妾冤死吗？你又不是不知臣妾少时之言。”

皇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非天下第一人不嫁不爱。庄敏啊庄敏，这普天之下的女子，便数你庄娘娘的口气最大了。”

庄妃虽知皇帝有意逗弄她，图个二人玩笑开心，闻言反住了笑，低低叹了一声，方苦笑道：“皇上，江山代有才人出。恕臣妾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人生转眼百年身，今几个心里许下这等宏愿的早非庄敏了，却是你……你那些儿子的妻妾们。”

皇帝倏地敛眉，冷笑道：“庄敏，朕还没死呢！”

庄妃慌忙从皇帝怀里起来，跪坐到榻上，低声道：“皇上恕罪，臣妾该死。”

皇帝伸手将她一把拉回怀里，淡淡道：“敏儿，你侍朕多年，甚得朕心。这点，你自己比谁都清楚，有什么但说无妨，何苦悲春悯秋，你庄敏的脾性做不来这些。朕喜欢你，也是因你这恣意的脾气，老九那孩子这一点也随足了你。”

庄妃心里淡淡想，你喜我，还因为我家给国库带来的税收。然而皇帝语气爱怜，她倒也有一丝半分触动，脸上不必过于刻意伪装，也有三两分真情毕露，眸中水光盈盈。

皇帝抚了抚她的背，她略加思索，才佯作咬牙道：“臣妾今几个既把冒犯的话说出口，便索性说到底，也算是一吐多年来心里的话。虽说皇上喜欢臣妾，臣妾亦有自知之明，皇上心中，最爱的还是宫外那位姐姐和……常妃姐姐吧。”

“常妃”二字既出，皇帝一震，随即微微沉声道：“说，继续说。”

“惊灏、惊鸿的婚事都是你仔细度量过的，惊灏少年出使北地，看中了那第一美人翘眉公主。你给他婚配，一为他心好，二也为整个翹部，皇上尝有收服翹部之心，后不知为何变更心意，但既不灭，何不为己用，惊灏翹眉联姻正好。除去王家、太子卫军，北地部族将是惊灏最强大的支持力量，惊鸿背后则有郎家……可惊隳呢？”

皇帝突然一声长笑，庄妃心里一惊，蓦地住了声，微微咬牙。

皇帝却摆摆手，道：“言则，惊隳的婚事，你这当母妃有何计较？秦家和王家千金都是上佳人选，却早有投诚，你又非不知。”

皇帝似乎并没有动怒，庄妃缓缓道：“臣妾听说，狩猎回去后，西夏国主便派彩宁长公主、淳丰皇子和银屏公主出使东陵，以谈两国和约订盟事宜。你看这银屏公主怎么样？”

皇帝眸光一动，盯着庄妃看了片刻，饶是庄妃镇定不下须眉男子，手心也微微冒出冷汗，却忽听皇帝道：“也罢……惊骢这孩子虽一身骄傲，翘楚与他无甚牵系，既能为他说话，确见他对兄弟终究存着情谊，倒不比某些不肖之徒。”

翘楚！

庄妃眸光暗了暗，随即心里微微一咯噔，这不肖之徒……怕和近日销声匿迹的贤王有着干系吧，说的也许正是这位爷儿。

她心里飞快计量着，又听到皇帝道：“容朕一想，届时也让惊骢和那公主好好上一番。听说，彩宁长公主是西夏国主最倚重的妹妹，那银屏公主则是他最疼爱的女儿。彩宁长公主的辈分，惊骢估计无法攀上，但这银屏公主……你庄敏一番计较……不小哪！”

庄妃听到皇帝意味深长地笑着，抑住心底涌上的颤抖，从皇帝怀里挣脱出来，只跪下谢恩。

皇帝正伸了手去搀，忽听帐外声音急急传来，“禀皇上，庄妃娘娘，小皇子出事了！”

小九营帐外，皇帝盯着前方跪在地上抖如筛糠的宫人，怒道：“你是小九儿的乳娘，看护小九多年，也算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怎么如此糊涂，现在才差人来报？”

庄妃也狠狠地瞥了那宫人一眼，她心中焦虑，一跺脚，说了句“皇上，臣妾先去看看小九儿”，便急急领着几名婢女进了帐……

帐内，太医在看顾着小皇子。

地上，宫人唇瓣动了几下，似面有难色，末了，连连叩头，道：“皇上恕罪。奴婢以为小皇子只是像往常一样魇着，哪知唤了许久却不见他醒来，奴婢便请了太医过来。那时还揣测小皇子只是日间累着，又惦着走失的狐狸，心思郁结，才沉睡不起，太医一到便可整治过来，又想皇上和娘娘已然歇下……”

皇帝冷冷道：“哪知道，太医却说小皇子情况甚是棘手，若他出了什么事，朕必不轻饶你！”

他说着正要进帐，却听到背后宫人突然低声道：“皇上，还有……还有一事，奴婢不知当不当报……”

皇帝心里一动，转身过来，严声道：“说！”

“方才小皇子梦魇之时，奴婢听他呓语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，这话里……提到皇上和太子殿下。”

那宫人说到这里，似避讳着什么，突然噤了声。

皇帝此时反思虑到什么，立时挑眉冷笑道：“先莫说这延报之罪，小皇子之言，喜报也好，警言也罢，若你胆敢隐瞒，叫朕发现一句吞吐不实之处，必定死罪难逃。”



那宫人咬了咬牙，爬到皇帝脚下，颤声道：“禀皇上，小皇子说的是，父皇小心，太子猎区松木林，二哥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苦笑道：“小皇子只说到这里，便没有再说下去了，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这一句。”

她言罢，半晌不见皇帝出声，战兢着抬头看了看皇帝，却见皇帝神色讳莫如深，过了好阵子，才朝背后的莫存丰道：“去，替朕将夏海冰找来。”

莫存丰闻言伊始，心中早震惊不已，这时连忙应了。

太子猎区。

夜色茫茫，黑密连片的林木下却有数道身影疾奔而过。

来人行走极急，脚步却轻小得几乎听不到任何声息，交谈的声音随林间风响起，转瞬又消失在黑夜里。

“海冰，事隔多年，今夜小九又出言示警，依你看，此事可有隐情虚伪？”

“皇上只怕早已心里有数了吧。那奴才是皇上和娘娘仔细挑选了去侍候小皇子的，对小皇子可谓爱护忠心，若非小皇子梦中之言涉及皇上和太子殿下，焉会迟迟不报？方才皇上携那奴才进内察看小皇子，卑职晚来，虽未能亲见其脸、亲闻其言，但暗下盘查了帐外禁军，都说隐约听到小皇子呓语。”

“嗯。现下你所带之人，是你我亲自挑选训练的，这倒无妨；小九帐外那些禁军，回去之后，你务必妥善处理好。”

夏海冰心下一凛，早在随皇帝来此之前，他已派人将在小皇子帐外守护的禁军全部隔离起来。皇帝此时一说，他怎会不明白，姑且不论稍后看到什么，方才那些人是绝不能活命了。

突然，皇帝在他肩上重重一拍，他微微一惊。皇帝近年来身子虽日渐衰弱，一身武功犹在，耳目灵敏，他立即止住声息，目光一扬，果见数十米以外一株大树下，两道人影骤现。

他伸手一挥，尾随在后的几名武功高强的死卫，立刻飞身隐藏起来，他自扶着皇帝隐到身旁数棵并排而过的茂密林木之后。

饶是他惯见风浪，这时也禁不住微微一震。

天空一轮皎月鉴人，前方树下，二人一身白袍，正是太子和方镜。

这世上果有神佛？

小皇子曾说，太子猎区，二哥哥。

树下人说话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。

“殿下，清苓今晚叫你出来，只想问你一句，你果真决定如此做？”

那沈姑娘的声音是微微颤抖了的，他是少数知道方镜真正身份的人，正心存疑窦，

只见太子举目远眺，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孤不知道！但你我之间也无须隐瞒，孤确实有此念，至于为与不为……”

“殿下，你……这是弑君！虽说借贤王之手，但将假车驾图给贤王的是我，将皇上车驾改写成太子车驾的……是你！殿下，明天才返程，趁大错未成，我现在便即通知贤王，告诉他图是假的还来得及，又或说你临时起意改了位置……”

这里到底是哪里？翘楚微微蹙眉。那人是抄了小路过来的，是以，她现在根本辨别不清到底是在哪个猎区里，又或者，她此刻所处的林中腹地，根本不在哪个猎区，而是一处新林地。

眼前幽深，仔细听去，不远之处有潺潺水声传来。

难道这附近果真有温泉？那个人为什么要将她带到这里来？

在将她领到这里以后，那人便风一般离开了，没有留下片言只语，只留下她、四大、美人和景平在这林腹里。

她越发疑惑，但现在能找之解答的也只有背后的景平了。

她返身看向景平，景平似乎知道她要问什么，歉意一笑，道：“翘主子少安毋躁，爷很快便回。”

他才说罢，突见四大和美人陡然大变了脸色，他一惊，一抹白影已从他背后一跃而起，猛地扑向翘楚。

太子猎区。

“殿下，你方才说，你确实有此念，至于为或不为，还没最后拿定主意，这便是说你也存了和清苓一样的想法，打算随时让清苓通知贤王车驾图的位置改了。这样，贤王便不会以为皇上车驾里的是你，皇上也再不会成为贤王的目标。本来，你大哥要杀的也只是你。”

沈清苓焦急地说着，却蓦地被太子打断，“苓，你知道吗，一旦帐帘被掀开，大哥的人将发现车驾里的是父皇，是以，孤已另外安排了杀手，届时混进大哥的人里面，那么，父皇他……”

数十米外，大树之后，夏海冰自问是镇定之人，然而，待听到太子那冰冷得像被抽去了所有温度的声音，心头也不禁重重一震。

虽近在咫尺，他竟不敢去看身边那个人的神色……

只听到沈清苓苦笑道：“你早已计划周详，我竟还天真到想去劝说你……上官惊澜，你疯了吗？皇上最是精明，这事一旦失败，追查起来，只要有半丝蛛丝马迹遗下，未必就不会查到你身上。皇位早晚是你的，你何苦这样做，他是你的父亲，素来最疼爱的儿子就是你！”



太子一收远眺的目光，转而阴鸷地迸射到她身上，“若没有常不谢，没有老八，也许是！你也是亲眼看到的，兵符最终还是落在八弟手里了，这以后的事谁说得清？”

沈清苓一咬唇，又道：“殿下，皇上下定决心如此做，也不过是终于认定睿王确无夺权之心，怕你登基以后会对其他兄弟下手。皇上的心思，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”

“他是这样想，”太子挑了眉宇，一拂袖，冷笑而驳，“怕只怕老八从来都不是这样想。”

他说着突然长长嘘了一声，半晌，苦笑道：“苓，你说得对，孤还是下不了手。毕竟，我忌惮的只是八弟，父皇待我素来疼爱有加。”

沈清苓浑身一震，随即大喜，颤声道：“那清苓现在立刻以方镜的去信通知贤王，告知他车驾的位置发生变化！”

太子闭了闭眼，睁眼之际，手一摆，淡淡道：“不必，车驾图是死的，车驾却是活的！只要我们这边做出变化便可以。明日返程的时候，孤暗中将父皇车驾和八弟车驾的顺序换过来便成。”

“那贤王的目标就彻底换成了睿王。”沈清苓低声道，又微微疑虑，“你当初为何不直接这样做？只要睿王一死，皇上也无可奈何。”

太子一声轻嗤，“你以为若孤此次借机将八弟杀了，父皇一旦查出是孤所为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”沈清苓苦笑颌首，“是，清苓明白殿下苦处，皇上只怕会动雷霆之怒，更甚者，会……废了你。”

太子眸光微微捻动着，伸手将她抱进怀里，轻声道：“是以，孤才不得不动弑君之念，图个一了百了。本来父皇春秋不盛，身子又不好，薨崩也是这二三年的事了。”

“嗯。只是，明日之后，万一皇上追究起睿王的事来……”

“走吧，孤既作此打算，便只能一赌了，赌父皇不会为八弟而将我废了。”

身影在前方林木里隐去，直到任何声息都已不闻，夏海冰才一掀衣摆跪下，低声道：“恭喜皇上。”

月光下，侧方的男人一身明黄，面貌却隐在树阴暗里。他不出一言，良久，夏海冰汗湿透背，一颗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上，才听到苍老的声音冷冷传来，“大胆奴才！朕还没有落魄到要你来安慰！喜？喜朕掏心以待的儿子本打算要朕的命最后却悬崖勒马，饶过他的老父？”

夏海冰苦笑，不敢再说，只是连连叩首。

皇帝冷冷笑着，也不说话。夏海冰只听到他突然一声咳嗽，一滴冰凉已落在自己发顶上，他一惊之下，也顾不得君臣之礼，连忙起来，将皇帝从树后搀扶出来。

月下只见皇帝眼角眉梢都是狭寒冷意，然而脸色却苍白如纸，额上尽是细细汗珠，

一张脸委顿不堪，他刚说得一句“臣这就扶皇上回帐，立刻宣太医来看”，皇帝却一手扶着他，摆摆手，眸光微凝，问道：“海冰，你精通易容之术，你告诉朕，方才这二人真的便是惊灏和清苓吗？”

夏海冰一怔，微微叹了口气，半晌，终究苦笑点头。

皇帝长长一笑，哑声道：“小九示警，说的是二哥哥，其实又焉能还有假？是朕，终究对惊灏期望过甚，心里总想着可能不是他，兴许有人也知道了清苓的秘密，易容冒认了。

“是朕不死心，这怎么可能冒充？小九的示警是能冒充的吗？放眼朝歌，你夏海冰最精易容之术，你眼皮底下谁又能造的了假！”

夏海冰微一沉吟，道：“皇上，以察万全计，卑职这便回去暗下将各位小爷帐外的禁军招来给您盘查，看这段时间内，可有哪位小爷是秘密出去的！”

皇帝淡淡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放远，轻声道：“你是怀疑，若确实有人有心为之，这人必定就在朕的儿子当中？”

夏海冰脸色凝重，颌了颌首，皇帝轻笑道：“不枉你跟了朕多年，朕也是一般心思。若是如此，朕这儿子的心思不比太子浅，只比朕还要深，这样的狼子野心……朕必定不能留！”

夏海冰低声说了句“是”，心里却想，若盘查不出，那么，方才的人便确是太子无疑了，如此一来，明天的返程可谓凶险万分，一来，谁也不知道，太子会不会真的如他离开前所说，将皇帝车驾和睿王车驾互换过来。若他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，那么，遭遇危险的仍是皇帝，若他果真换了，则睿王九死一生。

除非，皇帝出手干预！

然而，若皇帝出手干预，则意味着太子可能会被废，朝中政局将再次出现千丝万缕的变化。

他总有种感觉，这一切，不会，绝不会如此简单。明日返程，只怕会出现谁也料想不到的诡谲变化！

小九营帐。

庄妃略显不耐地看了掀帐而进的宫人一眼，“怎么去端碗药，也费这许多时间？若不是你非要亲自走一趟，本宫派个丫头去，指不定更利索许多。”

宫人告罪，连忙端着药汤小跑过来，她没敢说，她觉得后脑勺微疼，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，梦里有谁对她说了什么、她又对谁说了什么。后来小皇子梦魇，她差人告知皇上和娘娘，皇帝临走前告诫她说，今晚小皇子梦魇之言若叫其他人知道，她将无法活命。

一切历历在目，但为何又如梦似幻，扑朔迷离？



太子猎区。

听罢夏海冰的报告，皇帝微微阖上眼睛，夏海冰此刻心情也极复杂难安。

暗中盘查过各王帐外的禁军，宁王领元妃到自个儿猎区观星台赏星；睿王携侧妃到林腹温泉去，夏宁猎区交界的林地里有一处热泉；夏王带了帐中女子外出，不知去向；而太子，夜半时分竟也出去了。

不管去的地方是明是暗，半夜三更，这几名鼎足而立的皇子竟不约而同都不在营帐里。

林中深处。

翘楚蹲下身子，往地上某物额头一敲，立时便有“吱”的一声出来，四大和美人却没好气地瞪着爬孳在翘楚脚下的某物——狐狸。

众人本以为元宝在帐中睡觉，哪知它却悄悄跟了出来，猛地扑向翘楚撒欢。它速度极快，黑夜里奔跑起来，叫人一时难以辨清，倒将众人结结实实吓了一跳。

景平微微笑着看翘楚逗弄元宝，元宝吱嘎叫着，绕着翘楚的手指乱转起来，正玩得开心，突然，身上毛发一竖，竟拔足便往林木深处疾跑而去。

翘楚一惊，生怕林中野兽出没，这里又非雪银聚居之地，父母族群不在身边，元宝会有危险，伸手一招美人，自己已追了过去。

她以为美人等人很快会追上来，哪知道几个弯子过后，背后竟淹没了声息，反是方才听到的潺潺水声更响了，有温热的水汽迎面扑来。

元宝在前面一注灌木丛中停下，趴伏在那里，不知在看着什么。

又有一些声息传来，轻哼低喘的……

待满腹疑虑，屏住呼吸走近，她突然悔了……意识到那声音酥媚入骨，可惜已晚，水雾挥洒着氤氲，泉边一幕便在一片蒙眬中直接撞入眼帘。

一地雪白衣纱席陈如瀑，女子浑身赤裸，媚眼如丝，月光下美丽得像只妖，紧紧环着男子的颈项。男子衣履完整，只稍褪了褻裤，眸光深沉，充满情欲，两手捏着女子的酥胸，在她身上起伏着。

男人机警，随即冷笑一喝，“谁？”

这些男人又有哪个不是机警敏锐的？

四目交接之间，翘楚闭了闭眼睛，几乎是逃也似的往回跑。

惶走间，脑子里闪过男人震惊慌张的神色。

如果说，她鲜少在上官惊鸿脸上见到惊慌，那么，更不应该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类似的神色。

因为，九皇子从来都是恣意张扬、毫不忌惮的。